# 堕落的天使

.

深夜的楼道里回荡着急促的脚步声，感应灯递次亮起，灯下是一张泛着桃红的脸。随着防盗门光啷作响，女人

从门的缝隙里闪进，『呯』一声关上门，女人倚在门上喘息着，呼吸里刺鼻的怪味让她厌恶的皱起眉头。她随手打

开客厅的吊灯，晕黄的光线泻满房间，浅紫色的水晶灯罩上剔透的花纹，美轮美奂，流光溢彩，这盏灯是她最喜欢

的一盏灯，每次看到它，她的心情都会格外愉快，但此时的她真的没有如此心情，下体那种即将溢出的感觉令她不

知所措。她用力刷掉那双镶满水钻的细跟凉鞋，踉跄着冲向浴室。

站在浴室宽大的镜子面前，她小心地审视着镜子里的女人，这还是她吗？一张被浓妆艳彩修饰的面庞，低胸吊

带超短裙下刚刚被陌生男人玩弄的躯壳，尽管已醉意朦胧，但是她还是嗅到身体上弥漫着的ＣＤ香水中最恶俗的Ｄ

ＵＮＥ的味道，她经常在那些身份诡秘，深夜还游荡在街头的女人身上闻到同样的味道，尽管如此，今天她还是让

它的气味留在了身上，因为它的浓烈可以使嗅觉麻痹，可以让她逃开一个她不爱的男人残留在她身体上的气息。她

麻利的脱下头上的佩饰，解开短裙的肩带，任它掉在脚边，身体的裸露令她情不自禁的锁起了双肩，她不记得她的

内衣被那个该死的男人扔到哪里去了，她抓起几张面巾纸，用力在下体擦了几下，「啊」她情不自禁地蹙起眉头，

那种肿痛再一次令她想起那个该死的大家伙。

她没有想到，这个相貌龌鹾的男人在床上会如此的男人，他几乎令她失去了意识而陶醉在他的身下。想到这她

的脸再一次泛起了桃红，她急忙打开喷头，不等热水流出便站在了喷头下，希望冷水冲掉她极不愿承认的快感。

水渐渐热了，她用力搓洗着身体，浓妆褪下，露出一张极为清秀而娇艳的面孔，修长而美丽的身材足以令每一

个看到它的男人神魂颠倒，但是今天她一直极为珍惜的身体却给了一个陌生而丑陋的男人。她纤细的手指绕起披肩

的长发，长发上散发着清香，但似乎还是遮掩不住那个男人的味道，饱满坚挺的乳房上块块青紫隐隐作痛，下体中

那种湿滑的液体似乎还残留在她的粘膜之间，她知道这个男人留在她肉体中的一切会令她一辈子都洗不乾净。

她穿上一件大睡袍，走出浴室，沿着鹅黄缀着深黄色圆点的长毛地毯走到客厅，放松自己紧张的躯体，然后重

重的倒在沙发上，女人身下是最新款的法式沙发，硕大无比，在对面的镜子里，她看到自己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

蜷缩在沙发的角落里，像只折翼的小鸟般茫然无助。

她感到浑身酸痛，但是她不愿意回到那张曾经睡过别的女人的床上，那令她感到恶心，毕竟那是她曾经深爱的

男人，她真的忘不了那一幕。

那天她的好友雪儿打电话约了她和杨丽去听一个音乐会，顺便一起吃饭，她很高兴，因为那是她最喜欢的澳大

利亚交响乐团的演出，她早早地便打电话告诉了他，然后兴致勃勃的赶往音乐厅，杨丽已经等在了那里，但是等了

很久，却不见雪儿，两人正着急，杨丽的手机响了起来，挂断电话，杨丽告诉她是雪儿加班来不了了，好在门票雪

而事先已交给了杨丽，她只好和杨丽一起先去吃饭，然后去听音乐会。

谁知音乐会刚刚开始没一会，杨丽大姨妈突然提前探视，腹痛难忍，她无奈只好恋恋不舍地放弃了音乐会送杨

丽回家。好在杨丽的老公在家，她也就放心了。

这时候的时间不早不晚，她也无心再去消遣，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到了家门口，她发现防盗门没有锁，顿时起了顽皮之心，她轻轻地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准备吓他一下。突然她

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从卧室传来，她对这种声音并不陌生，但是她真的不愿相信，她轻轻走到卧室门口，门虚掩

着，从门缝看进去，眼前的一切令她目瞪口呆，浑身赤裸的他正压在一个浑身同样赤裸的女人身上，做着男人与女

人的床上游戏。

「啊！强不要」「真的不要？」「讨厌了你啊！真受不了你，坏死了」「呵呵！坏的还在后面，来，换个姿势」

「嗯！你又要搞什么花样？」强抬起了身体，抽离了，女人的身体追逐着翘起，女人的身体很美，丰满而性感。

「来吧！宝贝！别急！一会叫你吃个够」强说着，女人从床上爬起，跪在床头，翘起白嫩而坚挺的臀部，两只

丰满玉臂握住了床的扶手，强跪在了女人身后，往前凑了凑，一手扶住女人的臀部，一手指导着自己向前插去。

「啊！」女人仰起了头，夸张地呻吟着。

强左手扶在女人的胯部，右手抓住女人的长发，前后耸动起来。

「啊！用力我」女人一边呻吟一边回过头来望向两人的结合部。

「啊！」门口的张望的她惊叫了一声，是雪儿，天哪！是雪儿！真的是雪儿！

老天？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她？她不敢相信。

「谁？」床上的两个人同时惊起，强抓起毛巾围在自己身上，跳下床，猛地拉开门，「啊！」这回是强和雪儿

同时发出惊呼，「芸，你你怎么回来了？」芸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她抬起手狠狠的甩向强的脸颊，然后扭身

向门外跑去。

接下来的几天，芸一直都是在朦朦胧胧中度过，白天强打精神去上班，晚上就到酒吧、迪厅疯狂一醉，然后回

家，她不知道那还算不算个家，强自打那天后就再也没露面，连让她发泄一下的机会都不给她。

「嗨！芸，你最近精神不好，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低低的一声问候却吓了她一跳。「哦！没有。」是他，广，

强和她的大学同学，这个色迷迷的男人令公司所有的女人退避三舍。她知道，广一直对她垂涎三尺，没事的时候，

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溜到她身边，趁机揩揩油，就是身边有人也能感觉到他色迷迷的目光时不时地盯着她看。「谢谢！

对不起！我要下班了。」芸厌恶的站起身收拾着桌上的文件，「需要帮忙就告诉我一声，我和强是好哥们，强不行

还有我呢，别客气！」广阴阳顿挫的话里充满了挑逗的意味。芸没有说话，拿起手袋绕过广，向门口走去。

芸照旧来到了那个情调不错的酒吧，这里很安静，没有那些歇斯底里吼叫，没有震耳欲聋的摇滚，只是放着一

些曲调低缓的音乐。芸纤细而修长的手指举着高脚杯把玩着，她现在只想做个没有思想躯壳，但是往日的种种回忆

还是涌上心头。

记得那是她大二的时候，她的美丽使她成为大学里众多男生向往的对象，广就是其中一个。一次，大四的毕业

生举办了一个舞会，她也在被邀请之列。她去了，就是那个晚上，她结识了强，一个对她的美丽不假以颜色的丑陋

男生。她对这个男生很好奇，而且强烈的虚荣心使她不能接受这个并不出众的男生对她的冷漠。

於是，她开始利用广故意接近他。从交往中，她感到了这个男生刚毅睿智，同时也感到了他对她并不是毫无感

觉，但是是什么能使他抵御她的诱惑呢？芸下决心一定要搞清楚。渐渐的，她开始抛开广，单独接近强，这使广愤

愤不平。在不知不觉中，她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冷漠的男生，而强则一直对她若即若离，道是有情却无情，眼看强

强就要毕业了，芸几乎已死了心，在毕业前的一个晚上，她决定无论如何要搞清楚这件事。

那是强凭着他优秀的在学成绩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已不住在学校的宿舍。

於是芸打算去他的住处与他好好谈一谈。

桌上摆满了芸精心准备的菜，虽然简单，但很丰盛。几杯酒下肚，芸的脸颊泛起了红晕，强的目光在一扫之下

就再也离不开了。芸轻轻拿肩膀顶了他一下，「干什么，盯着人家看？」强的身体一颤，收回了目光，低着头喝了

一大口酒。

芸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在这种时刻退缩？芸故意往他身边靠了靠，把一只手放在了他的大腿上。她感

到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她暗笑，故意伸了个懒腰，「好热呀！我可不可以把外衣脱掉？」芸挑逗地说。突然，

强猛地抱住了她，疯狂的把唇印在她的脸上、唇上、脖颈之中。芸被吓了一跳，但那是一种全身心地拥抱，恨不得

把她镶进自己的肌体里。芸在短暂的停顿后迅速地迎合了他。她希望她能使这个她深爱的男人暂时遗忘一切，不管

是欢乐还是痛苦，她希望陪他一起承担。

「抱紧我，再抱紧些」芸感到身体已经融化了似的。这是她成人后第一次和男人这么接近，她感到他的唇充满

饥渴，好像一粒火种，吻到哪里哪里便被点燃一簇火焰。

他的手不安分的在她身后游走，他以一丝她不易觉察的小动作将她的衬衫从牛仔裤中拉起，一点一点的，芸完

全陶醉在他的拥吻中，并没有阻止，强显然得到了鼓励，一只手伸进了芸的衣内，芸感到他激动的在颤抖，那只手

像火在烧炙之她每一寸肌肤，那种飘然，那种沉醉把她一直托举起来，她仰起头，把她优雅的脖颈奉献给他，他的

嘴唇便在那修长的脖颈上游移，这感觉太美妙了。

芸忍不住轻声呻吟起来，胸前火热的胀痛令她抓住他的头发向下按去。他在她领口疯狂地印上他的唇印，一只

手慌乱地解开她衬衫的纽扣，另一只手则伸到背后想解开她粉红色的胸衣，但他笨拙的动作始终无法完成，芸只好

自己伸手到背后，轻轻解开搭扣，在那一瞬间，强便扯开了她的胸衣，露出她洁白细嫩处子的双乳，他贪婪的把头

埋了下去，他身体的重量使芸一下躺倒在沙发上，他轻吻着她的乳房，允吸着她粉嫩娇艳的蓓蕾，他的舌头调皮地

在她乳房上弹跳着，芸情不自禁地随着他的动作抽搐着，下体的感觉渐渐强烈，在那以前，芸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

感觉，这就是性欲吧！她想。

他的手渐渐向下移动，「啪」的一声，他解开了芸的牛仔裤腰带。芸几乎清醒过来，她当然明白这样下去会发

生什么，这是超乎她想像的，但是他的唇把她的乳房调理得舒服极了，她根本就不想动，哪怕是举起一根手指，何

况现在她就是想拒绝也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她抵挡不了她内心的渴求。她发出细微的抗拒声，但她知道那是无济於

事的。因为他已经抱起她的双腿将牛仔裤脱了下来。

他抬起了身子，芸睁开眼，看到他正盯着自己两腿之间，她今天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蕾丝内裤，很小很窄的那

种，芸羞得脸颊绯红，刚想坐起身来，他却将头一下子扎进她大腿之间，芸紧张的把双腿夹紧他的头部，他的嘴唇

隔着薄薄的一层布就贴在她的隐秘之处。他像一个婴儿，饥恶已久，他那么贪婪，那么深情，又是那么甜美。芸轻

轻地躺着，闭着眼，他呼出的热气烧灼着她的躯体，大腿间那种酥麻的感觉令她发出一声娇嫩的呻吟，她的大腿渐

渐松开，以给他更多的自由取悦自己。

芸渐渐感到下体湿滑起来，薄薄的内裤已经被他的唾液和自己的分泌物弄湿她不安的扭动着身体，他显然明白

她的感受，他再一次抱起她的双腿，慢慢将她最后的遮蔽褪去。

「不不要」芸做着最后的挣扎。

他停住了，好像在犹豫着什么，过了短短的沉静，他好像下定决心般，开始匆忙的脱去自己的衣服，芸偷偷的

从眼缝中望去，「啊」好丑，她看到了他的勃起，黑乎乎的，顶着一个圆圆的帽子，青筋暴露，令她胆怯。

芸夹紧双腿，看着他跪到自己的大腿之间，他握住她的大腿，嘶声说：「我要」芸不知所措，只是任他将自己

双腿分开，他迈近了，他渐渐凑了过来，喘息声令芸感到害怕。

「啊」芸感到他进入了，虽然那只是一点，但足以令初尝人事的芸颤动不已。

接着，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阻滞他，她知道那是她少女的最后一道防线，她望向他，他也在望向她，芸冲他点

了点头，然后闭上眼睛，准备接受据说是痛苦的一瞬间。

「啊」强烈的刺痛使芸一下子扭动起来，身体绷得紧紧的，他善解人意的停止插入，慢慢俯下身，抱住了芸。

芸喘息着，感到眼眶微微湿润，有些委屈的低声抽泣起来。他温柔的吻着她的娇面，将她的泪水舔去，低声安慰着

芸。过了好一阵，芸才止住了抽泣，心存感激的响应着他的唇舌。

「可以吗？」他轻轻的问芸感到下体的疼痛似乎渐渐消退，而那种从未有过的充实的感觉渐渐强烈起来。她轻

轻点了点头道「要轻一点呀」「我会的。你放松一点。」他抱住她，下身开始慢慢地移动，很慢很慢，芸真的很感

激他这么体谅自己，幸福的把脸颊扎进他的肩窝，慢慢体会着下体那种摩擦的快感。

「嗯」芸再一次发出呻吟，体内那股炙热再一次慢慢燃烧起来，他识趣地慢慢加快了节奏。

芸渐渐感到自己像在真空中一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她渐渐已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了，唯一的意识是那个不

停运动着的丑陋的东西。她好像正被一股海水托起，无限上升、上升，在到达顶端时她突然降落。那是一种不能自

制地降落，也是一种快意无比的降落。在那一瞬间，她尖叫起来。

她全身绷紧，双脚紧紧夹住他的后腰，下体不由自主的收缩着，像一只手去握住他，「不够大呀！用力』她在

心底暗叫，彷佛感到那曾令她恐惧的大家伙变小了，那种感觉就像你用手掌握着一粒米，有力也使不上，她的身体

用力向上挺起，追逐那渐渐消落的快感。

』啊』突然，强的身体变的重了起来，彷佛一下子加了一分的重量，他的下体紧紧的抵住芸的大腿间，急促的

移动变得缓慢而有力，他的身体抽搐起来，嘴里发出低沉的吼叫，本来就不英俊的面容涨得通红，扭曲着，甚至让

芸看到了他脸部的肌肉。

芸下意识地追逐着快感，突然她感到那粒米膨胀了起来，像起搏器那样，短促而有力的抽搐着，同时一股温热

的液体撞击到她的内壁，她感到更加强烈的快感，像海水的浪花，簇拥着她漂了出去。

强无力地瘫软在芸充满红晕的肉体上，享受着一个女孩的第一次付出。

芸感到强在她体内渐渐变小，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她用力夹了夹，它居然被挤了出来。芸有点想笑，但是她

发觉伴随着它出逃的还有一些东西。

』糟啦！』芸想起刚才他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而且还把东西留在了她体内，虽然她是安全期，但是她还是有点

害怕。她推开他，坐起身，首先映入眼前的是那一簇红，她的脸又红了，这是他也爬了起来，搂住她的香肩，看她

红彤彤的脸，他笑了，笑得很诡秘。她使劲挣开他的怀抱，用力捶了他几下。他递过几张餐巾纸，芸扭过身，轻轻

地在下体擦了几下，红的、白的，连床单都湿了一大块，好在他是一个人住，否则不知怎样好了。

「芸」他轻轻地叫着「嗯」她没有回头「谢谢你！」「什吗？」她莫名其妙，这种事情也可以用谢谢的吗？她

气恼的转过身瞪着他。

「我是说」「说什么？你先说说你喜不喜欢我？」「当然喜欢」「那为什么你老是对我不冷不热？」芸听了他

的话气更来了「因为因为我怕配不上你，我怕你耍着我玩」「什么？」芸气急了「你那么漂亮，家境又好，我这么

丑，家里又穷，那么多英俊的男孩子追求你，我不敢相信你会看上我」「强！感情是不可以相貌和家境来衡量的，

我爱你，爱的是你这个人，你丑，但是你有作为，我喜欢的就是你那种不屈不挠的奔劲」芸听了他的话终於明白了。

「我现在知道了」「你怎么知道了？」芸不解强不怀好意的瞟了瞟芸赤裸的身体。「你好坏！」芸伸手要去抓

衣服，却被强一把揽住，「再给我一次」说着，他再一次把她压在了身下，「嗯，不要」芸假意挣扎着，来不及反

抗便被他叼到了一颗乳头，「啊」她彷佛被按了开关，浑身一下子失去了力量，瘫软在他身下任他爱抚起来。小小

的居室中再一次洋溢起满天的春意。

从那时起，他和她就成为了情侣，一直到她也走上工作岗位。强果然不负芸的期望，自己闯出了一番事业，做

上了公司经理的宝座。在她毕业那年他们结婚了。

芸想到这里，不禁轻轻地叹了口气。

』小姐，有什么事情不开心吗？』一个男人的声音芸扭头一看，是他，这个男人这几天一直泡在这里，她从家

里跑出来的那个晚上就在这里看见了他，这个男人好丑，矮小的个头，几乎和芸不相上下，一双小眯缝眼，酒糟鼻

子红彤彤的，宽厚的嘴唇像是被谁打肿了似地，黄色的大板牙在他一乐时总是吐在外面。他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偷

偷地盯着她，她能感觉到，那种眼光对於她这样漂亮的女人来说太熟悉了。芸轻轻饮了杯中的ｋｏｓａ，没有答理

他。

「小姐，我叫唐伟，你好漂亮，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那个男人很不识趣地搭着话。

「这个死男人，想泡我。」芸无聊的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ＢＯＹ，再给这位小姐来一杯。」男人吆喝着酒保。

芸心里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她想到了强。强是不是在外面也是这样泡女人？

芸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她不理会身边的男人自顾自的唠叨着，只是一杯一杯的喝着。也不知过了多久，芸

感到头晕沉沉的，身边的男人还在絮叨着。她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她想回家了。她从高脚椅子上下来，脚好软，

她的身体不由得一晃，一只粗糙的手一下扶住了她的臂膀，「小姐，当心，你喝多了，我送你吧」那个男人就势扶

住了她。芸想推开他，却发现自己手脚无力，男人扶着她，走出了门。没想到，这个男人还有一辆自己的本田。芸

被男人塞进了副驾驶的座位，昏昏沉沉的进入了半昏睡状态。不知过了多久，芸觉得自己像在腾云驾雾一般，她梦

见了强，梦见了强拥吻着她，隔着衣服爱抚着她的胸部，轻轻地、准确的用两只手指夹住她细嫩的乳头揉搓着。芸

感到乳头在快速的勃起，摩擦着蕾丝胸衣，好痒。

「不要，强不要离开我」芸无力地呻吟着。

强把她慢慢推倒在沙发上，一只手向她大腿处摸索着。芸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紧身半袖棉衫，一条淡蓝色碎花长

裙。长裙被掀了起来，一双大手一下子盖在了芸的羞处。

「嗯」芸呻吟着，扭动着身躯，两双玉臂攀上了男人的肩膀。

「啊」芸突然乳头感到一阵剧痛，她睁开眼，不是强，是那个丑陋的男人正用牙齿撕咬着她敏感的花蕾。

「放开，你这个禽兽」芸用力挣扎着，手脚并用，但是那个男人紧紧抓住了她的双手，一条腿压住了她在空中

挥舞的双脚。

「啊」芸痛苦的叫了起来。

男人的手指已经从单薄的蕾丝内裤边缘钻了进来，毫不留情的插进了芸乾燥的身体。

「不要放手，你这个混蛋啊不」芸倔强的挣扎着。

「求求你不要」芸痛苦地哀求着。

男人无动於衷，他将芸的棉衫卷到了芸的胸口，将芸白色的胸衣从乳房上拉了下来，露出芸丰满白皙而富有弹

性的双乳，暗红的乳头在刺激下早已挺立在高顶。男人用粗糙的大手用力揉捏着，嘴里发出「呵呵」地淫笑。芸徒

劳的扭动身躯，两只乳房却在暴虐下渐渐肿胀，「嗯」芸发出了一声连自己都不知是痛苦还是欢娱的呻吟。男人张

开满是黄牙的大嘴，俯下身去，在芸娇嫩的乳房上肆意揉虐着。男人的手指开始在芸下体活动起来，他准确的找到

了芸的敏感点，只三两下，芸就感到了身体的背叛。

男人抱起芸向卧室走去，芸的双脚无力地在空中挣扎着，男人似乎知道女人的弱点，他淫笑着坚持着。芸不想

徒劳的耗费自己的精力，她不再挣扎，顺从地被他抱到卧室中，他把她放在了床上。

在他把那张臭嘴放在她娇艳的双唇上时，她猛的咬住了他，男人痛苦地嚎叫着，眼看着血从他嘴角流了下来，

芸感到腥热的血，她有些胆怯了。在她发愣的那一霎那，他的手已经覆盖在她柔软的羞处，芸有些恐惧，有些羞涩，

极力地想逃脱，而他像酒后发情的兽类，欣赏着女人的哭泣、求援、绝望。他有力的臂弯死死地牵住了她，她渐渐

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她这时已经不想抵抗，大脑中反抗的意识已越来越弱，而身体的渴求却越来越强烈，她想起不知哪个人说过，

女人其实都是希望被强暴的。今天她就感受到了，她的心中便有那种被玫瑰花刺伤身体的快感。男人再一次亲吻着

她，简单粗暴，比强更火热，比强更强烈。他的酒气全喷到芸的脸上，吻的她连气都透不过来。

男人淫笑着，张狂着，放纵地把这个美女压在身下，疯狂的允吸着女人的体香。芸那浑圆的曲线，性感的大腿，

丰满的臀部，饱满的乳房是那样的激起他的情欲。

芸感到自己渐渐迷失了，乳头伴随着男人的撕咬而肿胀，男人在她下体舞弄的手指渐渐粘上了她的爱液。男人

喘着粗气，开始脱去自己的衣服，当他向芸逼近时，芸看到了他，「天」这个男人的身体生长的太不对称了，没想

到略显单薄的身体下却挂着这么惊人的男性物证。黑色的外表皮上青筋迸现，紫红色的顶部膨胀得在灯下放光，这

是男人么？

芸不敢想像这样的东西能进入自己娇嫩的身体。她恐惧地闭上了眼睛，有些害怕又似乎有些期待。突然，一股

腥臭味传来，一个硬梆梆热乎乎的东西顶到了嘴边，在芸睁开眼睛之前，她的小嘴已被那个家伙顶开，「唔」芸痛

苦地发现自己在为那个男人口交。她无奈的扭动头部企图抵抗这种侮辱，但她很快发现这种挣扎令男人更加兴奋。

男人一边耸动着下体，在芸温软娇嫩的小嘴中出出进进，一边在芸丰挺的乳房上揉捏着，嘴里不时发出低沉的喘息

声。芸感到了男人的坚挺巨大，几次忘形的插入几乎令芸窒息。

男人扭过身体，将芸的内裤撕扯下来，俯下身去，将头紮向芸的大腿中间。

「啊！天哪！」芸在心底狂叫。从没有人对芸如此做过，连强也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近。

「哦！上帝！」芸的身体在男人的爱抚下颤抖着，男人火热的舌部带给芸强烈的刺激。男人的手指用力分开芸

的唇部，灵巧的舌尖如灵蛇吐信般抖动着，顽强的向内刺探着。芸甚至感到他已触到了她的内壁。强烈的欲望在芸

的下体升腾，浑身的酥软，乳部的胀痛，下体分泌的衍生显示着身体的背叛，芸感到自己就要屈服了。

男人站了起来，跪在了芸的大腿之间。芸当然知道接下来他要干些什么，奇怪的是她并不想制止，似乎还有些

期待。期待着这个与强完全不一样的男人占有自己，期待着那令她生畏的大家伙插入她的身体，期待着那前所未有

快感降临。

芸闭上了眼睛，顺从的圈起双腿并向身体两边打开。男人慢慢靠近了，在芸的唇部摩擦着，芸颤抖着，期待着，

下体空虚的痛感令她的唇部颤抖地掀开羞涩的面纱，向徘徊在门口的家伙殷勤地打着招呼。

男人的手指捏住了他的根部，用他惊人的大头顶开了芸的唇部，在红色褶皱延伸的的洞口略微停留，然后突然

向下戳去。

「啊妈呀」芸被突然的刺痛刺激的尖叫起来。他太大了，大得令芸以为自己被他撑破了。

「痛呀」芸双手用力推拒着。他简直太大了，膨胀的感觉令芸感到不安。

男人抓着她的双手按在她的头部上方，下身开始不停地耸动。芸试图用双腿夹住他，以阻止他的动作，但她修

长的双腿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猛烈的抽插令芸的下体渐渐燃起了欲望的火焰，伴随着男人的动作，芸摊平在胸部的

双乳在胸部掀起了一波一波的乳浪。被扒到胸口的棉衫和胸衣，被掀到腹部的长裙，令芸被强暴的感觉更加强烈。

「啊唔放开我」芸呻吟着，男人激烈的动作令她结巴起来。她需要男人放开她的双手，不是为了反抗，是因为

身体的需要。

男人放开了她的双手，她略一停留，便将双手拂向了肿胀的双乳。她感到自己从未如此领略这性的魅力，男人

和男人真的不一样，以强的资质也许只配哄哄她这样涉世未深的女子。她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女人会很淫荡，

乱交。以前她以为只有男人才会享受女人，没想到女人原来也可以享受男人的。

「啊嗯不要哦、天哪！」芸狂乱的呻吟着。下体和男人的交合处不断发出令芸耳红心跳的声响，她感到自己分

泌的液体不断地被男人从身体深处带出，顺着唇部向下流淌，在肛门处汇集，令芸忍不住收缩着会阴。

芸睁开迷离的双眼，看见男人仰着头，张着大嘴喘着粗气，大滴的汗水从额头淌了下来，紧紧咬住的黄牙中不

时迸出芸从未听说过的粗话。

男人显然从芸的身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感。毕竟和芸这样美貌气质一流的女人上床是他从未经历的。

芸在男人的冲动下渐渐燃起了欲火，她纤细的手指不停地抚弄着自己的乳头，丰满圆润的臀部不时向上抬起，

迎合着男人抽插。

男人抱起了她修长的大腿，用力把她拖向床沿，男人站在床边，尽情的在芸的身体里舞弄，芸感到下体的火焰

越燃越旺，烧灼的快感顺着尾骨从后脊梁向头部延伸。

「啊」芸发出长长的尖叫。她的头部使劲地扭动着，披肩的秀发散乱地摊开在枕头上，洁白的牙齿死死咬住一

缕秀发，纤细而白皙的脖颈上由於用力过度出现了青筋，胸部丰满的乳房被芸自己的双手死死握住，平滑的小腹绷

得紧紧的，臀部已离开了床面努力迎向男人的戳入，两条丰满圆润的小腿顺着绷直的脚尖指向空中，她感受到了，

她感受到身体里不由自主地抽搐，感受到如大脑缺氧般地飘飘欲仙，感受到了下体如火的炙热。这么强烈的快感是

她从未经历的，相比之下，强带给她的只能算是小儿科。

男人显然感受到了，他停了下来，紧紧顶住芸的深处，感受着女人的紧缩。

在芸稍微平静的瞬间，男人将芸翻过身来，让芸趴在了床沿，男人掀起垂落在芸臀部的裙子，露出芸挺翘的臀

尖，他用双手掰开芸的臀缝，露出芸水淋淋的洞口，然后毫不犹豫地向前捅去。

「啊……」芸再一次为男人粗壮有力的戳入欢叫着。

1 啪」的应和声，另一只手拢住芸的秀发向后拉起，手指伸进芸的嘴角，芸半睁着双眼，允吸着男人的食指，

一脸的妖媚。

「呵……呵……」男人的动作越来越快，戳入得越来越深，会阴部撞击带来的快感令芸失却了意识，她此时只

是一门心思地享受着男人带给她的欢乐。

突然，男人停止了，死死地顶住了她的臀部，用力地拉扯使芸感到疼痛，芸感到男人在她体内迅速地膨胀，她

猛然醒悟，她知道那是什么信号，她急忙挣扎着，「不……不要……」她不能让他在她体内爆发。然而来不及了，

强有力的冲击撞击着她的内壁，滚烫的液体令她浑身酥软，情不自禁地发出尖叫。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渐渐减弱，男

人俯在了芸的背上，身体的重量压得芸喘不过气来。

芸浑身酥软，手脚无力地趴在那里娇喘着。男人离开了她的身体，爬到了床上，一头栽在那里喘着粗气。芸感

到下体有些麻木，以至於锁不住那些流出的液体。

不知过了多久，男人呼呼地睡去了。芸轻轻地起身，顾不得整理身上的衣物，拿起手袋轻手轻脚的向门外溜去。

虽然芸承认她确实很享受这次的「艳遇」但她实在没有精力再让这个男人做一次了。

芸轻轻地关上门，急忙向外跑去。刚好有一辆出租车经过，芸一招手上了车。

车子开动起来。芸才长长的舒了口气。

「小姐，您去那？」司机问道芸发现司机从后视镜中一直盯着她高潮后余韵未退的脸，她忙扭过头道：「北辰」

在昏昏沉沉中，芸睡着了。在梦里，她梦见了，梦见的不是强，而是那个丑陋的男人。在梦里，她看不见他的脸，

模模糊糊的，唯一清晰的是那根粗大的男根，那根令她畏惧也令她期待的男根。她的手情不自禁的在自己粉嫩的乳

头上撩动着，勃起的蓓蕾在她的轻拂下带来阵阵酥麻的快感，她修长的双腿扭曲在一起，她极力收缩着下体，抵御

着情欲的火焰。她渴望那根赐予她快感的男根，她企盼它残暴、无情，又温柔激荡，她企盼它辗转、消磨、穿刺，

把她身体内的一切未知的感觉调动起来，让她进入快乐的顶峰，为此她无边无际的需要着。不知不觉，楼道里开始

传来阵阵脚步声，黎明就在她时隐时现的欲望中诞生了。她艰难地挪动着酸痛的躯体，开始新的一天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芸不再去那个酒吧了。她的心里有点怪怪的，她不想再遇到那个男人，她极力克制自己的

欲望，她强迫自己否认身体的背叛。每天下了班，她总是急急忙忙跑回自己的家，将自己包裹在被子里，她真的害

怕自己再受到伤害。强的不归，令芸感到愤恨和无奈。日子久了，竟也习惯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单调乏味，芸的好友静多次约她，她也回绝了。雪儿也随着强一起失踪了，彷佛在空

气中蒸发了一样，以至於有时候芸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错乱了，这个世界上也许从来就没有这两个人。

唯一令芸烦恼的还是那个军，强的同学兼情敌。军一直对她垂涎三尺，总是不断寻找机会接近她。尽管芸一再

地掩饰，狡猾的军还是猜出了她和强之间发生了问题。在接下来的日子，他对芸更加温柔体贴，事事殷勤，芸虽然

不喜欢他，但是在她最孤单最痛苦的时候，这种关怀常常让芸感动。军敏感的发现了芸对他态度上微妙的改变，他

心头暗暗窃喜，他开始每天下班送芸回家，然后上楼坐一会，帮忙干干体力活，陪她聊聊天，然后在吃晚饭之前离

开，显得很体贴、稳重。

渐渐的，芸开始习惯了军的殷勤，她对他没有幻想，只是好像是习惯了一样东西，在没有他时会有些不顺手。

她只是奇怪，他对她怎么这么沉得住气，虽然他看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强加掩饰的欲望，但是他反而变得彬彬有礼，

没有索求，没有强迫，连在办公室中面对娇巧如花的年轻女同事也视若无睹。她真的有些佩服他了。

一天，芸主动约他到酒吧坐坐，军欣喜若狂。军特异坐到了一个明显的座位，他希望别人看到他们。看着梦寐

以求的美丽女人就坐在面前和自己举杯畅饮，他难以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在酒吧微醺的气氛中，军已忘掉了自己

的稳重，有些肆无忌惮地盯着芸。

芸今天穿了一件淡黄色毛衣和一条长裙，脖子上随意地紮了一条黑色丝巾，还挂着一条粗粗的骨质项链，一头

秀发娩到头上做了一个高髻，露出雪白的脖颈，看上去那么高贵典雅，即丰满成熟又端庄文静。

看着眼前的芸，军有些失态了，他死死地盯着她微微起伏的胸部，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芸闲聊着。他心里在想，

要是剥光这样一个女人的衣服时，那该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

芸好久没有这样放松自己了，她大口大口地喝着杯中的啤酒，军总是适时地替她斟满，不知不觉，芸已经喝了

太多。她感到自己有些醉了，浑身轻飘飘的，脑袋中那些烦心的事情彷佛从未发生过。

芸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头重脚轻的走进了舞池。她跳得异常疯狂，简直与她端庄的打扮极不协调。她拔出发髻，

让一头乌黑的秀发披散下来，然后狂野的扭动着头，将它们又甩了起来。

军看得呆了。他感到头脑发热，下体渐渐膨胀，甚至已经有些液体流了出来。

他跳进舞池，一把拉住她，芸挣扎着想挣脱，但是军死死地抓住了她，疯狂的把嘴唇印在了她的娇唇上。芸感

到自己内心为他的索吻欢叫着，她激烈地回吻着他，主动把香滑的舌尖奉献给他。军惊喜若狂，他开始摸索她柔软

的身体，他的手从两人身体中间钻了进来，一下子覆在了芸的乳房上，芸猛然惊醒，一下子推开他，跑回座位，拿

起桌上得纸巾擦抹着嘴唇。军尴尬的面对着周围的舞客，慢慢走回座位。

「我要走了。」芸收拾着手袋起身要走，脚步蹒跚，军抢上一步扶住了她，「我送你吧」芸没有拒绝。军搀着

她走出酒吧，看着她两颊绯红，双眼迷离的样子，他几乎忍不住就要在大街上要她。

终於到了芸的家，芸靠着门，扭过脸来看着他，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芸在等着他的行动，在刚才回家的路上，

她已经想好了，她要看看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少花花肠子。

「我想我该走了」军勉强着自己「哦？你就要走了吗？」芸笑了，她体会到一只猫耍耗子时的快感。看着他进

退两难的神情，芸笑得更开心了。

「你不想进来吗？」芸挑衅地看着他，目光中隐约看到了他下体裤子中间的勃起。一瞬间，芸感到自己有些需

要了。

「你不是巴不得留下来吗？为什么不说出来呢？」芸娇媚的眼神望着他，一只手轻轻附上了自己的一只乳房，

浓浓的夜色也不能阻止它凸现自己骄傲的轮廓，她的动作充满了诱惑，那种令男人亢奋的诱惑。

军再也无法忍受，他猛的将她抱起，转身踢上门，再一次疯狂的亲吻她，他把吻印在了她娇嫩的唇齿之间，印

在了她白皙的脖颈之上，他一只手隔着衣物激动地揉捏着她的乳房，另一只手则撩开她的裙子，伸进她的两腿之间。

芸被他疯狂的动作激起了欲望，她娇喘着任由他亲吻、抚摸、摆弄着。许久没有做过了，她闭着眼睛，享受着

男人给她带来的快感。

军不再满足隔着衣服的爱抚，他开始疯狂的揪扯着芸的衣服，芸满足了他的愿望，任由他将自己剥了个精光。

「天！」军兴奋的叫着，这个女人太美了，他望着她裸露的身体，不由自主的伸出两手去抚摸她柔美的曲线，

她的皮肤滑腻细嫩，她的双乳丰满坚挺，向内收缩的腰部和丰满结实的臀部造成了完美的曲线，两条修长细致的大

腿中间让男人想入非非。

芸在他粗糙的手掌抚摸下，彷佛触电一般，他的手摸到哪里哪里便被他点起了一簇欲望的火焰，她不禁颤抖了，

他的吻越来越疯狂，他将脸埋在了她双乳之间，尽情的舔舐赏玩，粉红色的蓓蕾耐不住寂寞，急促的膨胀矗立起来，

招呼着他的爱抚。他的手急促的游过她纤细的腰部，到达她的两腿之间。他的手指滑过了她的唇部，在中缝处摸索

着，芸的身体为他打开，使他准确的找到了她，湿漉的下体使他的手指毫不费力的滑进了她的身体。

「啊……」芸兴奋的叫了起来。她从来不允许强用手指进入她的身体，她不喜欢用手指的感觉，不如男人的柔

软，硬硬的骨关节总是弄疼了她，但是今天他粗鲁的动作却激起了她强烈的欲望，空虚的下体极度渴望着男人的进

入。她的手大胆的向他摸索过去，隔着他的裤子，她已经感到了他的强壮，她慌乱的拉扯着他的裤腰带，急切的渴

望见到他。

军配合的直起身体，脱去衣物的束缚，当他脱去最后的内裤时，她伸出手去抓住了他，她感到了他身体的震颤，

随着她急促的上下捋动，他在她柔弱无骨的手心中膨胀得更加厉害了，他的手指已经不能满足她急切的渴求，大量

的分泌物顺着她美丽的大腿淌了下来，她星眸半闭，贝齿渐露，婉转娇吟着，她的双腿渐渐弯曲，臀部向后渐渐翘

起，身体前后耸动配合着他不够强烈的手部运动。

「嗯……快……快给……我……」芸用力向后仰起头，秀发向身后垂落着，随着她躯体的扭动在空中飞舞，雪

白的脖颈令男人想入非非，一双椒乳随着身体的后仰更加突出，两粒粉红色的乳头挑衅的耸立着。

军一只手揽住她柔若无骨的杨柳细腰，一只手继续在她湿漉下体挑逗着，他从未想过芸会如此渴求男人的爱抚。

他怀抱着梦寐以求的美女，双唇肆意的亲吻着她的乳房，尖利的牙齿撕咬着她娇柔的蓓蕾，耳边听着她娇美的呻吟，

这一切令军美不胜收。

「啊……不要……你……啊……」芸疯狂的将满头秀发甩来甩去，肉体的渴望越来越为强烈。

「啊……你……这个没用的……男人……」芸呻吟着「你不是想上我吗？……啊……来呀……哦……天……没

胆的……啊……「芸希望激怒他，她的身体实在不耐於他如此的挑逗，下体阵阵的悸动带来混身的酥软，她几乎已

无法自己站立在此，如果没有他的臂膀，她恐怕早已瘫软在地板之上了。

果不其然，军被她的话激怒了。他弯身抄起她修长的玉腿，抱起她走向卧室。

芸被重重的扔到了床上，在她反应过来之前，他沉重的身体已经压了过来，芸张开粉润的双腿迎接着他，抬起

的臀部追随着他，温软的手指迫切的搜寻着他，引导着他，在她的导引下，他迅速而准确的瞄准了她的渴求「「啊

……」在他进入的一瞬间，芸爆发出长长的尖叫声，他的动作简单直接、粗暴有力，在芸充分的湿润下，没有半分

勉强。芸没有感觉到一丝的疼痛，她感到只有这种粗暴的插入才能满足她燃烧的欲火。

军兴奋极了，他终於得到她了，她现在完完全全的属於他了，他可以在她柔软的身体上肆意的取乐，这是一种

难以形容的欢愉，芸的娇躯是那样的柔软，她美丽的的脸蛋在交合中是那样的动人，她双臂环抱着他的肩膀，高耸

的乳房紧紧贴在他的胸部，柔软的细腰摇摆着将双股不停的送上，修长的玉腿盘在他的腰间，分泌着爱液的躯体不

停的吞吐着他的坚强，他尽情享受着这美丽的肉体带来的快感。

芸从没想到自己如此淫荡，也许是那个丑陋的男人开发了她身体深处的欲望之源，也许是和强的同学兼好友上

床的报复性快感令她如此的失态。但是她不能否认，自己已经有些爱上了这种和男人的床上游戏。

「我终於得到你了……你是我的了……」军自顾自的享用着身下的女人，他几乎无暇去顾及芸的反应，长久的

企盼在一瞬间满足使得他根本来不及去想，他只想尽情地玩弄她，占有她，在她体内留下他的印记。

「嗯……哦……快……」芸闭着眼，嘴里发出娇媚地呻吟，他粗鲁的动作给予她强烈的感觉，他坚强的插入令

她畅快不已。她感觉到了他并不在乎她的感受，只是着意於她的肉体，尽情的享用着她，不过芸并不在乎，她在这

场游戏中享受到了快乐，又何必去管他？尽管让他享受他的，她自享受她的，总之她可以得到享受就是了，而且他

的强劲也使她很容易就得到了享受。她极为渴望得到他的灌溉，渴望他深入到她的血液当中。

军疯狂的在她娇嫩的肉体中舞弄着，每一下动作都做的那么完美，完完全全的戳入，完完全全地退出，再戳入，

再退出，他渐渐失去了平衡，熊熊燃烧的欲火驱策着他使出所有的力量，她的娇吟声注满他的耳朵，巨大的快感宛

如浪潮般狂袭而来，他顽强地做着最后的冲刺，尽可能地延伸着自己的快感。

芸发狂般的渴望着他的爆发，她极力地扭动着身体，紧紧收缩着包围圈，她僵住身体试图抵挡从下体直冲上脑

门的悸颤，她不想就这样结束，她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等待他，等待他用他最后的激射浇灌她。

「嗯……唔」他猛的扬起了头，发出低沉的吼声，他的身体重重的撞击在她的下体，极力地将自己送入她身体

深处，在她粉润的内壁上尽情的激射着。

「啊……」芸忍不住娇吟起来，她紧紧的抱住他，平滑的小腹用力向上掀起，将他吞入最深处，两条修长匀称

的大腿尽情地向空中舒展着，死死地夹着他胯部，身体内壁蠕动着，感受着他的冲击，火热的液体在一瞬间似乎随

着血液流向了全身，那种感觉令芸浑身颤抖不已。

在一阵抽搐停止后，他喘着粗气瘫软在她娇柔的躯体上，芸娇喘着，浑身酥软，全身的皮肤上都渗出了一层薄

薄的汗珠，显得更加光洁细腻。伴随着高潮的消退，她不堪他的重负，轻轻扭动身体将他从身上推了下来，同时也

使他脱离了她的下体。

他和她的分泌混合着随着他的退出流淌出来，那种感觉不怎么舒服，芸用力收缩着，压迫着，强行将那些液体

留在了体内。

她扭过头看着他，看着这个满足的男人，他紧闭着眼，喘着粗气，四肢摊开，很放松地躺在那里，坚挺的男根

渐渐萎缩，一层白色的粘液糊在上面，甚至在那黑色的毛发上也留存着她的体液，很恶心的样子，真不知道女人怎

么会在男人这样的东西上收获快感，她突然感觉好累，迷迷糊糊的就那么睡着了。

温柔的阳光在窗外窥视着芸美丽的躯体，芸依然沉睡着，白皙而丰满的胴体毫无遮掩地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

她美丽的唇角微微抽动着，脸上浮现着一丝甜蜜的笑容。是的！她梦见了，梦见了强，梦见了强拥吻着她，他轻抚

着她的长发，吸舐着她美丽的耳垂，炙热的呼吸喷在芸的脸上，芸伸手去寻觅他的怀抱，那曾令她心神迷醉的胸膛，

「嗯！……」好真实，芸不愿从梦中醒来，她欺骗着自己陶醉在那令人迷醉的抚摸中。

「啊……」芸一下子尖叫起来，粗暴的索吻弄痛了她，肉体真实的感觉使她不得不清醒过来，她烦躁地睁开双

眼，面前是一个男人的扭动的头部。

「哦！天……」芸一下子想了起来，是军！

「不……放手」芸用力推开男人沉重的身体。

军已经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他不相信这个昨晚在床上和自己翻云覆雨的女人会拒绝自己。他用力压住芸扭动

的身体，用嘴唇亲吻着芸秀美的胴体上每一片他能够触及的肌肤。

芸的双手被军按在了床上，她并不想再给他这个机会，昨夜的疯狂已使她无法面对自己，空气中那种令人恶心

的味道似乎也在提醒她昨晚的发生的一切。她极力地挣扎着，但是柔弱的躯体似乎抵挡不住他疯狂的进犯，他有力

的手臂一下子插进了她的双腿之间，芸知道自己已无法抗拒这一切的发生，与其在疯狂的对抗中受到伤害还不如放

松自己来享受一个男人给予的快感，何况这一切昨夜已经发生，少一次又能代表什么？

军用身体覆盖在芸娇柔而又温暖的胴体上，她身体的扭动使她柔滑的肌肤摩擦着他的性器，她的挣扎引起了他

强烈的欲望，他渴望征服这个高傲的女人，尤其看到她在他身下婉转娇啼，就会令他异常兴奋。他知道这个女人需

要什么，他一边用双唇享受她白皙的肌肤上，吸吮她诱人的体香，一边将手臂向她紧闭的大腿中间插去，在短暂的

较量后，他成功的进占了她的肉体，在那一刻，他发现她放弃了抵抗，绷紧地胴体一下子松弛下来，他以为她已陶

醉在他凌厉的攻势之下，她胸前勃起的蓓蕾，下体湿润的触感似乎都已经证实了他的猜想。他兴奋的将身体挪动到

适当的位置，急切的进占了她的肉体。

「啊……」芸在他粗暴的进入时放纵的呻吟起来，她感到他比昨晚似乎更加有力，充实而迅猛的快感令她情不

自禁的挺起了胸膛，此时她已将所有的念头从大脑中驱逐，将所有的神经都集中到自己的敏感的内壁，她再也不想

凌虐自己，她只想好好享受这一切。

军像一头野兽，他将每一次地进入都当作他付出的回报，为了这个女人，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尊严，今天他终

於如愿以偿的占有了她，他看着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女人在他的重击之下放纵的呻吟着，扭动着，这一切激发着他

无穷无尽的欲火，他更加迅猛的冲击着女人，双手肆意的侵占她柔嫩的胸部，他渴望在她体内迸发，渴望自己的液

体流入她的体内，渴望在她身体深处打下他的烙印，彷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这个女人曾经属於他。

芸发现自己真的越来越会享受快感，他所有的动作都被她当作是一种爱欲的宣泄，甚至当他用手指用力撕扯她

的乳头时，她都感到强烈的快感压制住了隐隐的疼痛，她放任自己追随着欲望，用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体会着不同

的快感，就象百溪汇江，百川纳海，当这些快感沸腾着顺着她每一根神经奔涌着袭向她的脑海时，她爆发了，她尖

叫着，汗珠顺着秀美的面庞滑落，洁白的脖颈扭曲着，膨胀的双乳高高耸起，紧绷的小腹带动着下体用力收缩，纤

长而圆润的双腿笔直的伸向空中。

军突然感到一阵紧绷，强烈的收缩几乎令他不能抽动，一阵紧似一阵的紧握使他膨胀的快感似乎不堪重压，他

大口地喘着粗气，用力将自己埋入女人的深处，随着他身体的一阵有节奏的抖动，他发射了。

芸静静的躺着，回味着高潮的余韵，她的下体用力夹了夹男人，没有什么反应，她突然想笑，「哼！……男人

……可怜……」她用力推开压在身体上的男人，从床上站了起来。

「喂！你该走了！」她一边走向浴室以便毫无表情地说道「再待一会吧！」军一把拉住她将嘴凑了过去「啪」

一个清脆的嘴巴抽醒了他「放手！你这个蠢货！」芸狠狠地摔了他一巴掌，好快意「你最好赶紧从这里离开，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军一下子愣住了，他不相信这个女人变得如此之快，在她将他的衣服摔在他身上时他才醒悟过来，

他不想失去这个刚刚到手的女人，他尴尬的陪着笑脸忙穿上衣服 .「那我先走了！回头电话联系！」他一边向外走

一边说「不用了！你最好忘记昨晚发生的一切，明白吗？你令我恶心！」芸从浴室里发出大声的吼声。

军想说些什么，但是他闭嘴了，他知道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女人的弱点，他相信他还会享用到她的。

【完】